

故城的脉搏

□邵杰

公元前三世纪以前，在世界上规模最大、延续时间最长的东方大都市的行列里屈指数来，很快便数到了故都临淄。

北方旷野，袒露着宽阔的胸膛，以无边的冷寂迎接我，我站在临淄这座有着3000年历史的故城老墙下，聆听着它跳动的脉搏。

这片土地，是“钓翁之意不在鱼，而在于明主大业”的姜太公的原始封地。这位灭商兴周的首功之臣，摒弃了周制中的繁文缛节，以“开塞之术”和“因其俗，简其礼、通工商之业、便渔盐之利”的远见卓识，点开了这方辅秦之地的要穴，拉开了齐国故都800年长盛不衰的序幕，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第一人。

一国之君统帅一方土地，也许是历史的机缘和选择，而对这片土地的建设和治理，却体现着建设者和治理者的智慧，这些智慧的凝结和升华，就是这里的文明。

对临淄城的考古勘探证明，“故城四周很不规整，有的成直线，有的沿河岸筑成蜿蜒曲折的城墙”，而且它的城门、面积、形状与《周礼》所规定的原则很多地方相违背，完全是一座因利就势、不拘成规的建筑，并以自己的特点和风格走向繁荣。这种改革创新、因俗简礼的作风，演化成为齐文化的底蕴和精髓，这样的水土、这样的人，注定了大谋略、大英雄、大基业的诞生。

紧跟着姜太公的脚步，又陆续走来了39位国君和大批闻名世界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。齐桓公可谓肚子里能撑船跑马的一代英豪，管仲为阻止他回国继位，差点把他射死，他却不计较杀身之仇而重用管仲，并且三

熏三沐，将管仲尊为仲父，给予高位，这样的胸怀和气度，怎么能不称霸于诸侯，蔚成泱泱大国之风呢？管仲辅佐桓公，运用轻重之权管理市场、调控物价、促进货物往来，进一步推行“来远人”、“致天下人”的开放路线，他以卓越的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。

还有一位，他身材短小、其貌不扬，头脑却不简单，他出使楚国时，楚王千方百计地羞辱他，令人押一囚犯走过，并问所犯何罪，狱卒答：“齐国人，犯偷盗罪。”楚王故意问，是否齐国人好偷盗？他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橘生淮南为橘，生淮北以为枳，地不同而味相左，人在齐国为良民，来到楚国就变成了盗贼，难道楚国的水土促使百姓变成盗贼？”绝妙的机辩和嘲讽，让古今多少人叹服，这就是曾经事过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代国君的晏婴，以清廉、直谏著称的贤相。当他的国君不听劝阻、因丑事而被杀，人们质问他为何不同死的时候，他义正辞严地说：“君为国家死，则臣子应随之同死；君为见不得人的私利死亡，我决不做毫无意义的牺牲。”这种死国不死君的练达和勇气，是对历代臣子愚忠观念的挑战与莫大的讽刺！

从临淄成长起来，走出去成为一代兵家的孙武，他的《孙子兵法》在历史上至今无人与之匹敌；他的后人，土生土长的另一位军事家孙臆，在这里轻松地指挥上演了一场“围魏救赵”的千古好戏，他被命运九蒸九晒，揉搓摔打，自己最好的朋友也妒忌他、出卖他、残害他，使他面临濒死的境地，他曲折的人生所演绎的传奇，甚至盖过了军事上的成就……一个个人物，组成了齐国绮丽的

历史篇章，也造就了绚烂的齐文化。

在几代明君贤臣的治理之下，齐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得到了空前发展，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，人民安居乐业并创造了极高的文明，这一切，从《吕刑》、《六韬》、《齐孙子》、《考工记》、《齐风》这些律法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学著作里，从临淄故城巧夺天工的排水口道设计中，从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的14000多件精美绝伦的文物上，我们都能感受到它的余韵。

我们已无法看到“车毂击、人肩摩、家敦而富、志高而扬”、“市足千金”、“鉅于长安”的东方名都，只有静默在星罗棋布的150多座古墓前，遥想它昔日的辉煌。古城墙剖面的夯迹规则地排列着：一层、两层、三层……透过一层层的黄土，分明就是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里，学子文士们那些浑圆智慧的脑袋、涨红的面孔、互不相让的激烈言辞。这座回荡过大气与霸气的故城的脉象，仍然粗壮而蓬勃、热烈而深沉。

我常常思考：齐文化的生命如此长久，它的根蒂何在？大概就是崇尚革新、不守旧的文化本身闪耀着的自由和开拓的精神，所以它才是活的，它的脉搏才永远跳动。这片土地是深情厚重的，也只有这样古老厚重的身躯，只有这样坦荡的胸怀，才能承载下如此蓬勃、如此斑斓的文明。

如今，古老的齐地文明被封存在青草覆盖下的黄土里，封存在历史的记载里，但它是不死的，真正的辉煌正是这种思想、艺术的辉煌，永远不灭的力量正是这种文化的力量。我想，在一声春雷中，这蛰伏着的躯体将再次热情地拥抱太阳。

□田裕娟

屋就在这条山沟沟的尽头——上郝峪。母亲说，单从下郝峪走到上郝峪的老姥娘家就要拐二十一道弯，趟十三次河。

因为贫穷，舅姥爷老大小了还是光棍，一天一个女人到家里讨饭，大概是来自更远更穷的地方，老姥娘便把她收留，做了舅姥爷的媳妇。老姥娘积劳成疾，年近半百时双目失明，但依旧烧火做饭、上山打柴，又艰难地过了三十几年，八十岁的时候去世。即便是后来粮食充裕了，她的儿媳也没让她吃过饱饭，她的一生都是饥饿的。

姥娘也挂念着她的娘，可是家里有老老小小十一口人要照顾，姥娘家的饥饿故事也是比比皆是。母亲说，在她的印象里，姥娘几乎整天在柴房里守着炉坑摊煎饼，尽管如此也供不上家里的劳力吃，她们和姥娘只能喝稀得不能再稀的“糊涂”果腹。有一年，趴在柴房里下蛋的老母鸡被烟熏死了，家里吃的盐全靠这只老母鸡下的蛋来换，姥娘既懊恼又心疼，一个劲地抹眼泪。后来，姥娘把鸡炖了，藏在瓮里留给在外地沙厂做苦力的大姨吃，馋嘴的三舅闻着肉味也不敢打开吃一块，等大姨回来的时候鸡肉已经臭了。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姥娘想着法子找吃的，到山上采苦涩的荆枝树，混杂着没成熟的高粱，在石磨上磨成糊做煎饼。

我问母亲，她什么时候吃上饱饭了？母亲回忆了半

天说，12岁的时候，第一回穿棉鞋，那一年冬天没有冻脚，知道了什么是暖和，至于吃的，“糊涂”由着肚子喝，但馒头还吃不上。又过了几年，改革开放，博山建起大大小小许多工厂，母亲受照顾到电机厂当临时工，效益好时一个月能有百八十块的收入，但她连一毛钱一斤的油条也舍不得买，悉数交给姥爷贴补家用。

现在的郝峪成了桃花溪，山谷里大大小小的山头上栽满了桃树，每年桃花盛开时节，郝峪一片嫣红，像一个浓妆待嫁的少女，远近的人们都来这里游玩赏花。那条山路成了硬化公路，被来往车辆挤得满满当当，似乎比城市道路还喧闹。

一次我陪朋友到郝峪游玩，离开的时候我说，山谷的尽头是我老姥娘家；车行20公里到了泉河村，我说后来我姥娘嫁到了这里；又走了一段到了源泉，我说这是我妈家。朋友笑道，你们四代人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路，你的跨越最大，从一个小镇到了城市。我在心里想，我的路是最远的却也是最容易的。

每天往返在张店的人民西路上，两侧粗壮的法桐搭起一个绿色的走廊，走在这条路上有种踏实、悠闲的惬意。清晨经过人民公园时，能听到清脆的鸟鸣，能闻到草木的芬芳……我成了一颗种子，在那条二十一道弯的山路上扎根，饮着淄水，想着母亲，在这里枝繁叶茂。



淄博峨庄素描，作者安明明。

峨庄行吟

□牛金刚

一座座青山峨峨，一道道绿水悠悠，树木葱茏着，山村古朴静谧着……

今年夏天，参加“百名作家淄川行峨庄采风”活动，行走于峨庄的山水间，心里便忆起了朱自清的《绿》。云明山寻幽，昭阳洞探奇，瀑边戏水，农家小憩，流连忘返的心绪，竟也如同先生那样，惊诧于这山山水水的无边绿意了。

峨庄的绿，是流动着的。

那连绵的山，远近高低，雄伟叠翠，或云蒸霞蔚，或朦胧缠绵，便似一首激情的诗，盎然着，跃动着；又似一轴青墨晕染的长画，湿润着，清香着。

走进它们，苍松翠柏，古树珍木，如盖的绿荫下是曲曲弯弯的青石小阶，便如走进了绿色的画廊。

和着徐徐的山风，踏着遍野的青草山花，欣欣然追着蝶舞蜂飞，捡拾着从树隙间散落的点点阳光，身影流动在绿色氤氲的画意里，脚步轻盈了，矫健了，心扉敞开了，亮泽了，双眸流动着绿色的烂漫和新奇。

登顶临崖，峰峦之间深不可测，对面的山色若幻若梦，却又似乎伸手可及。尽情吮吸着如洗的气息，大山的温情便汨汨涌入了心田。闭上眼睛，贪婪地伸出双手，抓一把，可是悠然过往的白云，掬一捧，恰是如涛如波的翠色……

峨庄的绿，是温柔着的。

漫步于峨庄瀑布群，看雾里浪花，听明溪潺潺，虽无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的豪迈，却有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的画意诗情。它们带着一股清新若处子的情愫，兴奋着，欢快地，清亮着，顺溪而流，积水成潭。

那是一汪汪怎样的潭水啊！浅浅的，淡淡的，浮色若碧，明亮如镜，俨然是山村少女含着无限希冀的眼睛。小桥、流水、人家，杨柳、倒影，绿鸭，几只水鳊悠然地滑翔在水面上，引得一只极小的鸟儿倏地掠过水面，一圈圈涟漪便羞羞地荡开……

峨庄的绿，是拙朴着的。

大山脚下，瀑水溪边，无论走进哪一个村庄，浓浓萦绕的，都是那拙朴的绿色，质朴的乡情。

依山而守，傍水而住，石街、石碾、石屋，绿苔、茅草、古槐。

谁家的小院，绿，悄悄爬满了豆棚瓜架，铮铮相鸣的，可是蛩蛩碧绿的心音。走进小院，啾啾乡语，一杯清茶，酸酸的山杏，甜甜的瓜桃，古朴的村风便把我的心境沾染了一片古朴的绿色。

峨庄的绿流动着，温柔着，拙朴着，却又沧桑着。

斑斑的鱼子石已沉寂了多少万年，它正拥扶着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儿；参天的流苏历阅了千年的风雪雨霜，卸去春天如云的花妆，更显绿意盎然；云明山上，松涛阵阵里，齐长城庄严肃穆着；悬羊山洞，峭崖如翠里，“悬羊击鼓”的余音悠悠回荡着；昭阳洞旁，绿雾如纱里，唐赛儿的英姿恍然亮丽着……

流动着，温柔着，拙朴着，沧桑着，匆匆行走于夏天的峨庄，让我在这些斑斑斑斓的绿色转换里，浸润了身，沉醉了心，浑然不知归处。村民告诉我，秋天，峨庄的山山水水会更美，我不禁心向往之，好吧，那就再相约秋天，“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”……

峨庄一行，绿，在心中流淌着，匆匆，又何妨？